

片璧列國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片壁列國志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三十一回

十英傑輔重耳避難

申生走入新城得狐突之書泣曰伯氏愛我甚厚然吾思
逃走其罪必歸於君是惡君也且彰君父之惡必見笑于
諸侯內困于父母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弃君去罪是逃
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吾寧得罪俟
死何敢逃死令其臣猛足告狐突曰申生得罪于君父不
敢逃死然吾父老矣願伯氏尽心輔佐以助吾父申生雖
死亦不忘矣猛足受言既出申生自縊于新城賈華兵至
聞其自縊斬其首級回報后人有詩哀申生云

父子天性猷公反滅之卓哉申生子純孝死不移

驪姬問優施曰申生既申計而死如今可請立奚齊否施曰未可重耳夷吾尚在如不尽除恐后必有禍患況重耳駢脇重腫狀貌非俗久后必成大事速除之姬曰何計可除施曰此易事也夫人但奏申生之謀皆重耳夷吾共譖則公必怒而一計不去矣姬悅會猷公退朝姬泣而訴曰妾聞重耳夷吾怨申生之死道妾所譖二人終日練兵欲入朝殺妾而謀主上主上寧殺妾身以安社稷勿至禍臨追悔不及公曰申生既死豈憂重耳之位恐泣曰重耳夷吾兇暴不仁見申生既死豈憂重耳之位恐

妻子毋相間故捏調陷妾然后尺奪君位公大怒即令賈
華率兵伐重耳夷吾等率領兵先至蒲却說狐毛狐偃領
父命奔蒲見重耳俱以父命告之重耳猶豫未定忽報賈
華引兵到重耳始信蒲之百姓皆願出戰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可校也華攻入蒲城殺入重耳之堂重耳與狐毛兄
弟踰後園土牆而走寺人李披仗劍追入后園見重耳正
踰土牆拔挺劍望重耳背后便砍砍之不及斬重耳衣衿
而還非重耳不能敵披乃奉君父之命而不敢拒此晉重
耳之孝義處也后人有詩云

鳳脫陽群翔萬仞虎鬬豹穴奔千山要知重耳能成霸

皆在周遊列國間

李披收重耳之衿回報重耳與狐毛走入翟城堅閉不出頃刻城下有七八騎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爲賈華追至令勿放吊橋亂箭射下城下大叫曰我等非追兵乃欲從公子出奔者休得放箭守城軍卒報于重耳重耳令開城納之八騎入城願從出走者却是誰人

第一騎能文能武善謀善斷中軍謀主趙衰字子餘

第二騎博古通今學問老成中軍諮謀臼季字胥臣

第三騎仁慈愷悌社稷周全上軍大夫公孫賈氏

第四騎性氣慷慨武力超倫中軍都護魏犢字公諒

第五騎守忠義氣絕人中軍裨將介子推字公愆
第六騎英雄無敵身長強禦下軍裨將顓頊字高舉
第七騎狀貌魁梧智勇出類下軍都護先丹木字時春
第八騎武藝超群言辭華彩上軍裨將畢萬字極之
其先相從在城二騎却是誰人

第一個吳標冠世才能兼備國舅狐毛字子羽

第二個心胸磊落臨机隨應國舅狐偃字子犯

此十人者塞晉國棟梁邦家砌礎故不肯諂事驪姬所以
甘心美位而從奔者也既入城相見各三相抱痛哭重耳
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衰等曰主上失德寵嬖妾戮親子

故我等見公子寬厚所以甘心弃取願從出亡重耳泣曰
公等能協心從其言不敢忘衆皆踴躍願從魏犢趙盾謂
衆曰我等既能協力以輔公子肯助其一陣其願從兵打
入皇城斬驪姬誅奚齊掃不三二五優施有何難死又何必
皆爲外奔重耳曰公諒言辭壯太誠慷慨之丈夫爭奈君
父在豈敢如此不如暫避其難以作他圖魏犢乃是一勇
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忿怒曰似公子畏驪姬如蛇蝎
何日能成大事狐偃謂犢曰公子非畏驪姬君父在上無
奈何耳犢雖聞其說猶圍園晴啼齒怒氣不息后人有古
風一篇單道晉重耳得將佐之盛

文公昔日遭謫，委車鎗走馬奔如雷。當時輔從有何人，
英雄只是山西彥。山西美彥聚如雲，吞吐雨星羅胸。
文臣高等擎天柱，武將雄誇駕海虹。君不見趙成子，絲
綸遠抱萬千古。舌尖翻起三江浪，筆鋒掃退千峰雨。又
不見魏武子，炯眇藐視千斤斧。十指擒收北海龍，双拳
制服南山虎。狐毛狐偃，尽堵與子推。曰：季皆瓊瑤賈，陀
畢萬珠璣數。顛顛時春錦綉車，執鞭墜笄爭先起。製双
推鋒相羽翼，周流歷遍秦齊楚。自相激勵爲股肱，譬猶
虎嘯風自生。龍興四海有雲騰，古來真主百靈扶。朝陽
將出鳳，鸞舞要知重耳能。成業自在諸臣抱，英武

忽聞金鼓聲振重耳又疑追兵攻城慌忙與數十從臣出奔柏谷謂狐偃曰試卜之奔何國爲吉偃曰不必問卜夫齊楚路遠而望大不可因困以投不如且回翟城重耳曰翟近晉國伐兵必至偃曰翟雖近晉而不與晉通且翟人多怨汝父侵暴但厚恤其民以圖大事可也於是遂奔于翟二城百姓皆願與出力戰守却說賈華既逐重耳遂率兵至屈伐夷吾問其臣卻芮曰吾欲亦走于翟與重耳同處何如芮曰不可兄弟同難其后必爭不如走入梁梁近于秦與晉婚姻之國日后或有見助夷吾所罷遂同芮走入梁賈華追夷吾不及回秦獻公獻公欲起大軍伐

翟梁群臣皆諫曰父子無絕恩之理今二公子罪惡未彰
既出奔外而必欲殺之恐見笑于鄰國也公意稍回曰今
群臣狐謀不可留于國內傳令京逐公孫宗族詔立驪姬
之子奚齊爲太子令上大夫荀息傅之群臣見逐公孫宗
族而立奚齊皆稱疾不朝亦有辭官去位者其不知晉國政
事果竟如何

晉里克謀弑二主

獻公自立奚齊之后文武群臣無人共理國政朝夕與驪
姬宴會一日公有疾姬泣曰主上遭子孫之亂不逐公孫
宗族而立妾之子一日倘有不諱眾公子奔外者挾隣國

之兵來伐使姜子毋將靠誰人公曰夫人不必憂慮大事
已付荀息矣於是召荀息入后宮問曰寡人今立奚齊為
太子使爾傅之倘寡人死后重耳奚吾必招秦楚之兵前
來爭位斯時大夫如何處之息曰臣荷主公厚恩今以太
子托臣臣當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設使國有大亂臣
以死保之公大悅謂姬曰荀子靜在汝必勿慮言訖而終
荀息奉獻公之命立太子即位群臣朝賀加荀息為上卿
里克退朝來見丕鄭曰主上有長公子在外者而不立而
立嬖妾之子此事將何定奪鄭曰此事全在荀子靜不如
叩子靜之意而謀之三人遂往荀息府中息延入克告曰

主上晏駕公子在外子靜爲國大臣今乃不迎重耳夷吾
嗣位而立嬖人之母何如且重耳夷吾申生此三人之從
者怨奚齊子母入於骨髓一聞主上晏駕奚齊即位必挾
秦楚之兵而入子靜何處息曰吾受先君遺托而傳奚齊
則奚齊是吾之君吾不知更有他人使二公子別秦楚之
兵而來吾受一死而已二人百計勸諭之荀息終不肯听
二人出見謂鄭曰吾以子靜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之彼既
堅執不听奈何鄭曰彼爲奚齊吾爲重耳皆是國家之事
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密約次日入朝里克使殿前將軍祁
舉率衛士伏于承德宮外奚齊正欲出朝祁舉殺奚齊于

宮外里克遂揚言曰奚齊子毋讒譖公孫宗族皆由里克
優施可斬此二賊然后定君之位祁舉遂率兵入后宮斬
里克五東閤五優施正欲逃出被里克揮劍斬於階下荀息
在朝門外聞事變仰天嘆曰吾受先君遺託不能保護太
子留我何益欲觸牆而死驪姬忙遣太監告曰大夫受
託孤之命況太子既死汝死無益不如更立卓子爲君以
討里克祁舉等罪息聞此言遂趨入朝率群臣立卓子爲
君里克不鄭不朝驪姬告荀息曰群臣皆食君祿而里克
弑君不朝其罪合當滅族大夫宜爲國家討賊荀息遂令
中大夫叔堅山祁率兵圍里克不鄭之府時群臣皆不願

立驪姬之子叔堅山祁雖受詔捕里克不鄭眾軍逗留不
進却說有人早報璧克里克與不鄭忙率家人入朝遇叔
堅山祁之兵于月尤殿克大聲曰驪姬請殺申生不遂眾
公子尔等平昔食君祿者也今反爲賊使令而欲殺忠臣
乎叔堅山祁二人聞克之言咸擲戈于地曰大夫有何高
諭其等願受約束克曰願公等反兵殺卓子攻取驪姬之
徒于是叔堅殺入殿上斬卓子于座下荀息見卓子被誅
亦觸階而死后人有詩云

荀息忠貞似烈霜
履危蹈險負綱常
一朝同死双君命
留得清名萬古香

里克既誅卓子凡助驪姬之徒尽收斬之群臣議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今先君公子皆奔于外合迎夷吾而立之里克遂令下大夫慶鄭秦駕往秦迎夷吾却說夷吾在梁梁伯以女妻之生一男一女皆孕十一月梁伯使太史招父卜之曰此孕當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夷吾遂名其男曰圉是時聞父死國亂將反國爭位恐無甲兵梁伯使其朝秦借兵秦伯款留之夷吾泣曰先君信驪姬之讒殺戮骨肉今聞父死而驪姬作亂望侯伯念秦晉之好假一旅之兵送某返國天若助某得嗣父位決不敢忘秦伯令退容與群臣商議夷吾出秦伯問于蹇叔百里奚

此二臣皆曰注公乃晉獻之婿况定君討亂隣國之賊何爲不可公孫枝曰不可夷吾懦弱不能續位重耳爲人雄畧他日若知秦助夷吾必招齊楚之兵与秦結怨秦伯乃召夷吾從臣卻蒞問曰公子入晉承位將誰爲倚卻蒞對曰臣聞下人無党有党則有仇夷吾弱不好戰今明公念亲之故假兵助之使其得承父位必當以土地謝秦二伯悅宣夷吾問曰公子靖國得正天位能以幾里之地与吾秦乎夷吾許曰人皆有國我何愛焉若使夷吾得正諸侯之位卽當以河外五城謝之遂令卻蒞當殿子券以東至虢界南及華山西及解梁城爲界呈与秦伯秦伯大悅卽